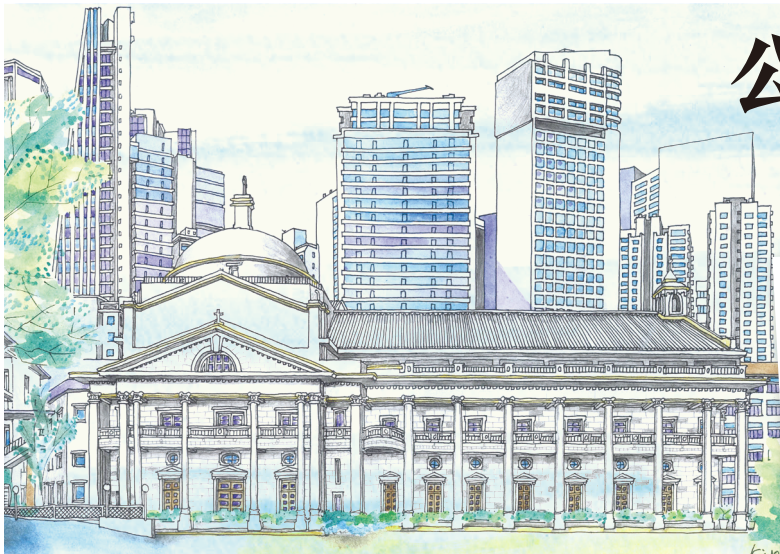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銅鑼灣的基督君王小堂

公教學者山口潔子水彩畫展 談城市發展 論宗教建築



中環堅道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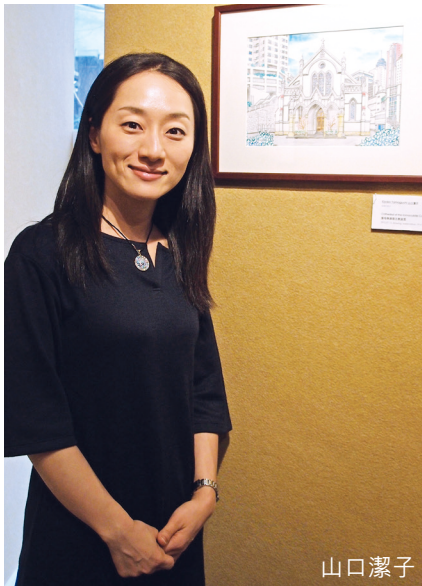


尖沙咀的玫瑰堂

日本天主教徒山口潔子（Kiyoko Yamaguchi）來港六年，在中文大學歷史任教建築史，本年一月她在中環的畫廊舉辦了題為「太平山下及其他」的作品展，展出多幅包括宗教建築的水彩畫，讓人在都市急速發展下細味建築的容貌。

山口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建築系畢業，後來返回日本在京都大學考得博士學位，主修東南亞建築歷史，研究菲律賓在西班牙殖民末期至美國佔領時期的城市建築歷史。

山口喜歡歷史建築源於她兒時成長的地方。「我在日本關西滋賀縣大津市（Otsu）成長，那裡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寺廟和木製的古舊房屋，可幸我只住在戰後的混凝土僱員宿舍，對那些古舊建築所知不多，這反而挑起了我對歷史建築物的興趣。」



山口潔子

發展急速 慢下來的生活

約十年前，山口開始以用水彩畫繪畫歷史建築物，她遊走丹麥、法國、比利時、意大利，繪畫當地的建築物。

旅港期間，她亦走遍不同角落，善用自己在建築方面的專業訓練，細膩地把不同地方的建築物繪畫出來。

山口居於新界，看到周遭的環境不斷轉變，特別是一些村落小屋，不時因著政府重建而消失於城市發展當中。至於香港，她慨嘆不少舊建築都被時代淘汰：「我甚麼也做不到，若要繪畫這些村落，只能憑腦海中的記憶。」

「香港這城市發展得很快。我明白地價高昂，政府不會讓土地閒著而不用來賺取收入。但稍稍慢下來，想一想會有甚麼損失也不是壞事。」她說。

以繪畫紀錄香港，她感受到香港是個講求效率的城市，「但似乎過份地有效率，人們為了在短時間賺取更多金錢，效率成為首要。無可否認，部份發展確實與人方便，但背後同時也失去許多美好回憶。」山口說：「快、效率，背後也該講

求生活。」

從宗教建築看社區

信奉天主教，又以建築歷史為本行，山口潔子對聖堂及其他宗教建築有著相當的感情，也看到建築物背後奧妙的歷史。

「研究宗教建築，讓我明白不只是人——建築師、司祭、工人造成這些宗教建築，沒有神，人不能達致建築物那種昇華的美。」她說：「換言之，沒有神的帶領，人又深信自己的能力，便會出現一些招惹麻煩的建築，例如是核電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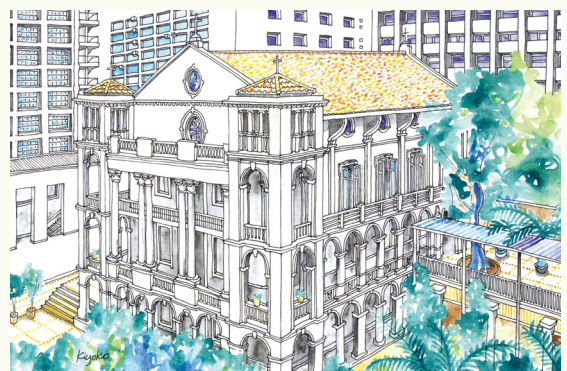
她又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日本長崎的傳教士為例，他們因應社會需要，在宗教建築周邊興建社區設施，以照顧地區的有需要社群，「這是宗教建築群的社區功能」。

來到香港，山口喜見不同形式的聖堂建築，她到訪不同的聖堂，「宗教建築充滿美感，很多時更成為一個地標，建築物的設計，更能訴說出信仰的內容，讓人認識天主。」

山口潔子一月十至三十一日在中環精藝軒畫廊的畫展，便展出了二十五幅建築物水彩畫。她說以水彩作顏料，除色彩豐富外，亦予人有愉快感覺，「期望參觀者能欣賞歷史建築物的美態，體會到本土建築獨特之處。」（高／明）



跑馬地的聖瑪加利大堂

堅道的嘉諾撒
仁愛女修會聖堂日本平戶
聖方濟堂

山口談信仰生活

山口潔子嬰孩時領洗，源於母親的傳承——她媽媽年輕時就讀天主教學校，後來領洗成為熱心教友，但除母親外，山口所有親戚都是佛教徒。

她慶幸自幼領洗，遇困難也有信仰支持。「我在京都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正值社會經濟衰退，自己攻讀的是人文科學，承受的壓力便更大。校園內不少人都有抑鬱問題。」她說：「可幸信仰和教會幫助了我。我是主日學的青年導師，每週我也返教會和孩子遊玩，這樣我在研究院和學術生涯中領略

『正常』的生活。」

從建築到建築歷史，再把優美的古舊建築物繪畫成畫，山口潔子相信是得到天主的帶領，「我深信當我專心繪畫時，不是我自己執著筆杆，而是天主幫助我、導引我。我的作品比以往進步了，但我會祈求天主不要讓自己變得自私勢利。」

目前在港生活，除了教學及繪畫外，山口潔子也有參與堂區彌撒。她形容自己只是半個香港人，現正努力學習語文，期望往後更能融入本地社會。